

随笔

棋事

唐逢英

近日读河南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里面有一段关于民间棋类游戏的描写：“所谓搁方，就是在地面上横七竖八画成方格，七八五十六个‘眼’。一方用瓦碴，一方用草节，蹲在地上，看谁能把对方围住。类似围棋，又不是围棋。看似搁方，左推右堵，似在搁放整个世界。搁方倒在其次，重要的是，两人经年累月将方搁下来，输赢大体各半，这就较上了劲。搁方较上劲，生活中反倒离不开了。”

一瞬间，我想起小时候在周口老家搁方的情景，扯起了无限思绪，细细回味，往日的点滴一并涌来。

田间村口，茶余饭后，夏寻一树荫下，冬择一暖阳处，或坐或蹲，就地画线，你找石子或砖块，我找树枝或树叶，互敬一支烟，开始了方寸间的战争。你占一方，我据一地，兴奋处连摆几子，颓败时节节退后。渐渐地聚了人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二人下棋，十人或更多人观战，落子无悔，观棋不语。可偏偏就有悔棋的，偏偏就有支棋的，有时为了一步棋，争得面

红耳赤，有时会和观棋乱语者吵得不可开交，想来真的颇有趣味。一带老头儿，平日温文尔雅、谦恭礼让，可偏偏下起棋来，大失风度，寸土必争，一个棋子就能吵吵半天。吵归吵，闹归闹，下完了，互递一支烟，又恭敬有礼。

记得有一年收完麦，村里为了缓解农忙时的紧张、劳累，举办了一场搁方大赛。不分男女，不分老少，本村人邻村人皆可报名，奖品是上海产凤凰牌“二八大杠”一辆。奖品是次要的，荣誉却是重要的。谁若是一举夺得“方头”，可以风光好几年。

消息一出，大家踊跃报名，私下里还互相切磋试探，为的是知己知彼。

决赛定在五月初一，大家都闲，难得一次聚会联欢，人气爆棚。没想到这次大赛还成就了一对佳偶，一时传为佳话。

村委会办公室前的打麦场上，早就扯了六个一百瓦灯泡。天擦黑就聚了人，小孩喊大人，大人找小孩，大

爷大娘、叔叔兄弟，家长里短，聊得热火朝天。村长一声令下，顿时鸦雀无声。经过几轮比拼，七旬老汉老郭、愣头青小蛋进入决赛。老郭是三里五村有名的“方家”，打遍邻村无敌手，小蛋是后起之秀，机灵鬼爱捣蛋，可谓“盖全乡”。五局三胜。为确保公平，本着尊老的原则，首盘老郭先摆子，后面谁赢，下一盘谁先下。前四局下个平手，到了关键局，小蛋先下，第一子就占中摆放，俗话说“中不中，占当中”“得了中间方，（对方）不死也遭殃”，老郭稳扎稳打，边路为营。时间分秒过去，这盘棋下了一个钟头还没结束。平常一盘棋，也就下半个钟头。今时不同往日，每下一子，双方都要考虑来研究去，表面上心平气和，棋盘间却早已风起云涌，步步暗藏杀机，招招挟枪带剑，一个不慎就落了下风。由于僵持时间太长，老郭七八十岁的人了，早困了，一困就精神不济，哈欠连天，给了小蛋可乘之机，连吃三子，杀得老郭招架不住，无力回天。老郭还不服气，连声

说等睡醒了再战三百回合。小蛋摘得桂冠，打麦场上齐声叫好，又闹作一团。

谁知，小蛋引起了一个小妮的注意，这小妮不是我村的，是收罢麦到姨家走亲戚的，长得不丑，正值芳华，看上了愣头青小蛋。小蛋也是二十啷当岁。一个未娶，一个未嫁，经小妮撮合，到年底两个人就成了亲，来年就添了个小小蛋。

搁方，也叫六道大方地棋，是第二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于六道大方地棋的传说，最近翻了翻书，查找了史料，说与纵横家鬼谷子有关。据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道大方地棋申请者刘振峰推论，当年鬼谷子隐居之地就在现在周口市商水、淮阳一带。鬼谷子由周口三川而引发“六道”，创造了这种棋。创始之初，是为了推演战场形势，演练排阖之术。后来，六道大方地棋传播到民间，农民无聊之时就用它娱乐，消磨时间，暂时忘记生活的烦恼。

诗歌

愿我如莲(组诗)

邵超

莲花开了

一天开上个三两朵
半月开出一大片
一月终于把整个湖面开满
莲是凌波仙子
最懂由表及里，循序渐进

过程或许就是目的
莲的过程就是渐次花开
冷静，从容，淡定，坦然
不能太急迫，不能太仓促
更不能像昙花
一夜之间就把一季的美好
消耗殆尽

养莲记

爱莲的人
在庭院的水缸里
种上莲

莲萼萎靡靡
叶不长，花也不开
它怀念淤泥

终于如愿以偿
莲叶蓬蓬勃勃
莲花冰清玉洁

我通过对莲花的喜爱
爱上了我曾经
贬低的东西

拜

芦苇站在湖边
莲花占满了整个湖面
远处的野鸭子像群小兽点
风吹过，就被涟漪淹没

我来拜莲

满目皆是莲
双眼轻闭，双手合十
每支莲都在替我超度

于是，拜完莲我又拜起了
芦苇，风，湖面
还有那几只
沾着莲香的野鸭子

莲说

不要再说我
出淤泥而不染
离开了淤泥我还能活吗

叶曾无穷碧
花曾别样红
那都是我误解的忏悔

醉韵

我在垂钓，莲在看
鱼儿不知何为陷阱

莲花香，香熏阵阵
熏啊，熏啊，我醉意沉沉

一条条小鱼游远了
我嗅着莲香，一掌再掌

愿我如莲

如莲美。娇羞美，清丽美
飘逸美，美得赏莲人
幻化为莲，幻化为美

如莲香。莲香飘散着清淡
沁人心脾。嗅一嗅这香——
洗心，继续，沉浸，醉人

如莲苦。今生我来全是为你
我愿把我所有的相思之苦
全部咽下。苦尽就会甘来啊

如莲空。莲藕空空，莲茎空空
莲蓬空空，莲香空空
藕空而生莲，人空而释然

愿我如莲，神清气爽
我若如莲，安然无恙

摄影 / 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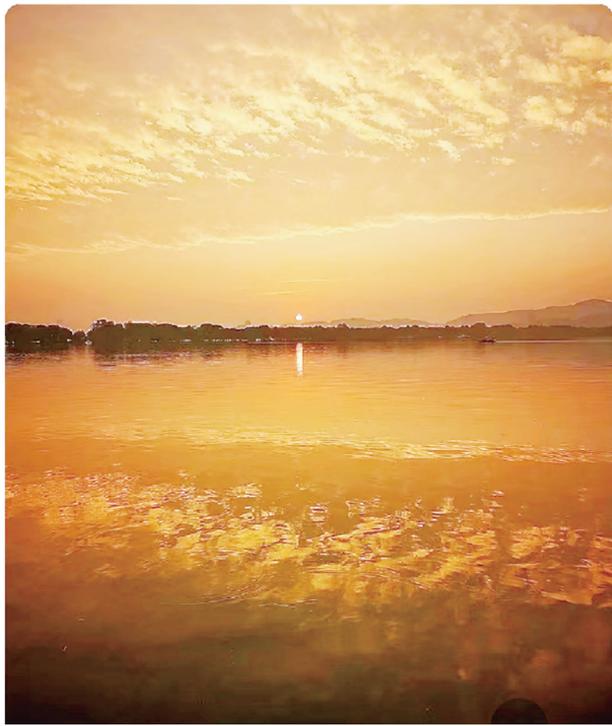
落日图

摄影/予子 诗歌/绿岛

所有的孩子都要回家了
天和地一片岑寂

没有茫然也无须忧伤
你的目光
必定是遥远天际微茫的一撇
安详也是一种关怀
静谧的一轮悄悄坠入大虚
唯愿你
如云霞一样伴着我的灵魂远行
亦无牵 亦无挂

喧嚣过后，这个世界想睡觉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 zkrbdaoyuan@126.com

散文

老砖窑

晨曦

老砖窑真的老了！站在村口的小路上，看着河畔那座面目全非的老砖窑，我不禁一阵唏嘘。与老砖窑有关的回忆，顿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老砖窑与我颇有渊源。听母亲说，在我出生的那年，父亲亲自挖土料、作坯、烧窑，建起了我们的家。烧窑可不是轻省活儿，需要下很大力气。那座新房，承载了父亲太多的汗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老砖窑已处于半“退休”状态。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建新房时，选择去砖厂买砖，图个轻省、方便。只有少数村民，因为手头不宽裕，才选择在老砖窑烧砖。父亲亲自烧窑，大抵也是因为家中经济拮据。

父亲是家里的老么，三个伯伯建房娶亲，已经耗尽了爷爷奶奶辈生的财力和精力。轮到父亲时，只能靠自己打拼。父母成婚后，暂住在三伯家。随着孩子的出生，父母迫切需要一个自己的家。要强的父亲不等不靠，用少年时学到的烧窑技能，愣是亲自烧了一窑砖。母亲每每提起这件事，思绪就会飘回她和父亲一砖一瓦、白手起家的那段岁月。

老砖窑，远远望去就是一个大土坳。它沿河而建，掩映在高高矮矮的植被里，很是其貌不扬，似乎和一个普通的土坳没有什么不同。走近了，才能看到它黄土夯筑的痕迹，这痕迹告诉人们，它不同于普通土坳，是一座废弃的砖窑。老砖窑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就“退休”了。从那以后，它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在村口静默。

老砖窑离我家不到二百里，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它的西南边，有一棵桑树，还有一大片野生枸杞和野生龙葵。在果子成熟的时节，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摘桑葚、枸杞和龙葵果。物资匮乏，那些酸酸甜甜的果子，滋润了我们这帮孩子的整个童年。

初夏时节，被大片野油菜花包围的老砖窑，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男孩们会在花丛里跑来跑去，扑蝴蝶、捉蜻蜓；女孩们会采摘几朵中意的油菜花，或插在发髻，或别在耳畔，自觉美极了。孩子们的笑声在老砖窑的上空回荡着。仔细聆听，似有回声隐隐，就像老砖窑在发出低沉的笑声。

夏秋之际，老砖窑更热闹了。它附近有一片平坦的水泥地，是放置砖胚和成砖的地方。每到傍晚时分，就会有不少村民聚在这里，一边端着碗吃饭，一边说笑、乘凉。有相熟的人家，还会相互品尝菜品，你夹我一筷子炒青椒，我尝尝你的焖茄子……浓浓的烟火气、满满的乡土情，在老砖窑四周弥漫，熏暖了晚风，熏醉了村民。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群曾经肆意玩耍的孩子长大了，忙着学习，很少到老砖窑附近玩耍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少曾经聚在一起吃饭、唠嗑的村民，也迫于生计外出务工了。那些在农闲时节背上行囊外出谋求生计的背影里，有我的父亲。繁重的劳动让他挺拔的腰板日渐佝偻，就像老砖窑一样，一点点染上岁月的痕迹。

此时的老砖窑，已然沉寂下来，就像一个空巢老人，孤独守候。偶尔有上了年纪的人在它旁边驻足，安静

地待着，或许是在和老砖窑一起追忆往昔吧。

老砖窑再次引起轰动，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天放学，还没走到村口，远远就看见不少人聚在一起，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我走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有人在老砖窑取黄土时，挖到了一窝蛇，一窝暗红色的蛇，歪七扭八缠在一起，蠕动着、嘶鸣着，甚是恐怖。有村民说，快打死它们，别咬到人了！有胆大的村民就拿着锄头、铁锹上前去，准备打蛇。

这时，父亲看到了呆在原地的我，赶紧对我说：“快回家吧，没啥好看的，别被惊到了！”一边说着，一边牵我往家走。我呆愣愣地被父亲牵着走，余光扫到一条翠绿的小蛇，它高高地仰起头，俨然一副攻击的姿势。耳边传来村民的惊呼声，还有锄头砸落的声音……我顿时心跳如鼓，却不敢回头，任由父亲牵着回了家。

第二天上学时，老砖窑边上的那窝蛇已经不见了，只有地面上残留的斑斑血迹在诉说着昨天的一幕。听父亲说，那窝蛇已经被打死了，还有胆大的村民取了蛇胆拿回家泡酒。听村民说，有一条最大的蛇被人用铁锹切断了尾巴，仓皇逃进窑洞深处了。

“那条大蛇看起来很有灵性，会不会报复咱们？”不知从何时起，这样的传言在村里暗涌。从此以后，村民对老砖窑讳莫如深，并教导小孩不要去老砖窑附近玩耍。就这样，老砖窑被人们渐渐遗忘。

“老砖窑还能用吗？”有天傍晚，大学刚毕业的我和父亲一起在老砖窑附近散步时，这样问父亲。父亲沉

默良久，才感叹道：“不能了，它老了。”我听懂了父亲的未尽之意，不禁眼眶泛红。河南话里，“老了”是对长者去世的委婉表达。

“别难过，谁都会老的，我也会。你长大了，要离开家了，照顾好自己的父亲。我一遍遍呼喊父亲，希冀他说一句‘小妮回来了’，终是幻想。我茫然地跪在地上，任泪雨滂沱。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浑浑噩噩。父亲与爷爷奶奶、大伯二伯安葬在同一片墓地，这片墓地与老砖窑遥遥相望。

“姑姑，这个土坳子有啥好看的，咱们买好吃的去！”小侄儿的呼喊声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他迫不及待地拉着我离开。我看了一眼老砖窑，隐约看到草丛里有暗红色的影子一闪而过，不禁有几分恍惚。我扭头遥望道路另一端父亲的坟茔，默问：“爸，这个影子是那条逃跑的蛇吗？”耳边无人应答，只有一片寂静。不知何时，连风声都停了。

乡村即景(外三首)

李国印

黎明前 静谧的村庄还在梦中
一缕失眠的晨风带着五月的
问候

悄悄进村 唤醒了鸟鸣和炊烟
蜜蜂吻笑了花朵
鱼儿啄食着河面上的星星
冷不防 晨风与羊咩撞了个
满怀
——乡村从梦中醒来

阳光下
一幢幢 一排排的楼房坐北
朝南
晨光沐浴过的村庄
空气清新
有鸟鸣 有花香 有念想
旧房已成历史

地里的麦子眼看就要熟了
一阵阵布谷鸟的叫声
让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
仿佛又听到了
远方亲人回家的脚步声

清晨

清晨 一声鸟鸣
将最后一颗失眠的星星催醒
村前 小河里的鸭子站在水
上扇着翅膀
“呱——呱——呱——”拉着
嗓子

这时的桃花还在麦苗的怀中
撒娇
起早的露珠已走在油菜花香
的前头
这一切好像昨天也发生过
鸟鸣 小河 桃花 露珠

晌午 阳光鞭打着羊群似的
云彩
在大地上奔跑

蚂蚁搬家 桃花推迟婚期
诗人扔掉词语走进生活
寻找那被春天遗忘的鸟鸣

站在周漯路向北看

站在周漯路向北看
就能看到俺村——大王庄
阳光下 金色的原野
村庄被浓浓的绿意环抱
泛着银光的二层小楼 一排
排坐北朝南

宁静的村庄偶尔传来几声
布谷鸟鸣或几声狗吠

望着宁静的村庄
掐一个沉甸甸的麦穗
想象着三十多年前
那个背筐拾柴的小男孩 偷
掐麦穗

坐在背河湾揉麦吃
揉得手心发黑的小男孩
……
我抬起湿润的双眼
站在周漯路向北看
越走越近 觉得生我养我的
村庄好呀
自己只不过是一粒还在成长
的麦籽

在夜里

在夜里
月光和清风对话
小河水像过去的日子
村庄睡在梦中
但偶尔也能听到树叶的蜜语
鸟的梦话
夜 多么静啊
伴着月光和清风的 还有
村外小学支教老师那失眠的
灯盏